

北朝鮮遊記

著 奇 維 托 基 • 阿
夫 索 爾 布 • 柏
譯 眞 伊



新華書店發行

北朝鮮遊記

阿基・托基・阿基・托基・阿基・托基
著 索爾布 索爾布 索爾布 索爾布 索爾布
譯 眞 眞 眞 眞 眞

新華書店發行

北朝鮮遊記

著

者

阿·基托維奇
柏·布爾索夫

譯

者

伊

真

出版者

新華書店
上海四川北路新鄉路一號

印刷者

新華印刷廠
上海福州路五一九號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
一九五〇年二月初版

0188

1950年2月 2001—5000(S2)

目 錄

清津、咸興、平壤	一
金日成將軍	二一
訪問婦聯的女主席	三三
朝鮮的鄉村	三六
三十八度	四五
金科鳳	六八
康良煌	七三
天道教	七八
經理、工程師、工人	八二
作家與詩人	一〇六
偉大的朝鮮女舞蹈家	一一五
兩個大學	一一八

虎列拉·····	一三〇
在大選之前·····	一三五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三日·····	一四〇
編者後記·····	一四六
附記·····	一五六

清津、咸興、平壤

第一眼見到的景物

一個小男孩，站在一條發白的塵土飛揚的大道上。他赤裸裸的一絲不掛，精神十分坦然。我們把汽車停了下來，那孩子毫無催促不安的表示，他仍一動不動地站在原地。後來，我們又看到了一個十歲的女孩子，背上揹着一個比她稍微小一點的男孩。那女孩聚精會神地望着我們，向我們發着微笑，擺着手。大道的一傍，有三條水牛沿河岸走着。幾個男人頭戴大草帽騎在牛背上。河的彼岸是一片田野，許多人正在那裏工作，他們都在那裏坐着工作。這就是朝鮮了。

我們剛剛越過了國境線。

關於朝鮮，我們過去知道些什麼呢？

實際上，關於這個國家，我們過去知道些什麼呢？

歐洲人開始知道朝鮮，是在十九世紀末葉。而且甚至關於描寫朝鮮的書籍，也還是在不久以前才出現的，足見歐洲人和美國人對於這個國家是很少研究了。這些書的名字是：『世外的國家』，『被遺忘的民族』，『神秘的國家』。

簡而言之，我們所知道的，關於這個國家的東西，可歸結如下：

朝鮮位於半島上，其西面爲黃海，東面爲日本海。擁有人口約二千五百萬。這個國家內，雖然適於耕種的土地很少，但大多數居民都從事於農業。僅在最近十年來，才開始出現了大的工業（主要是在朝鮮北部地區）。

日本人於一九一〇年便佔領了朝鮮，經過三十五年以後，於一九四五年八月，朝鮮始被蘇軍解放。

在一九四四年於紐約出版的「朝鮮——被遺忘的國家」這本書中，作者羅伯特·奧里維爾關於日本統治時期的朝鮮這樣寫道：

「他們（朝鮮人）生活在恐怖與貧困中。現在這一代的千百萬朝鮮人民根本就不知道別樣的生計。但是他們依然進行反抗，依然爲爭取自決權而鬥爭。他們仍舊愛自己的國家，他們有他們的自尊心，有決心並渴望掙脫日本的枷鎖。『國家』這一概念，對於朝鮮人來說，是一種比國旗或傳統更偉大的東西。這是他們必須爭取的一條生路。他們的住宅，他們的生活，都是沒有保障的。他們不能獨立決定，他們如何生活，如何思想，如何行動。他們知道，他們無論怎樣誠懇地工作，怎樣用心計謀，反正超過他們維持自己生活所必需的一切積蓄，都是要被剝奪的。」

報紙只能刊載那些經過日本人蓋印批准的消息。

學校裏只能用日本人的觀點去教授歷史、哲學、政治和社會問題。

廟宇，由於信仰「天神」的緣故也受到了追究，因爲對於朝鮮人，只能有一個必須要服從的統一的神——即日本神。

一切城市、街道、廟宇、紀念塔底名字，都改成了日本名字。

強迫人民遵從日本人的風俗習慣，說日本話，只能像日本人一樣地思想。」

擊潰日本以後，蘇軍與美軍來到了朝鮮。在蘇軍與美軍之間，沿緯線三十八度，自日本海到黃海劃了一道分界線，把朝鮮分作差不多大小相同的兩部份。三十八度以南，爲美軍的駐地，三十八度以北爲蘇軍的駐地。

幾個月以後，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莫斯科外長會議上決定，蘇美託管朝鮮的期限爲五年，並主張必須建立朝鮮臨時民主政府。

清 津

沿圖們江駛去，江身越來越寬，迎面吹來了海風。接着，我們便看見了日本海。天氣是陰沉沉的，海上彷彿完全是陰暗的，岸邊的岩石也是陰暗色。當汽車沿山路上行時，便可以很清楚地一眼望到海邊了。當汽車下行時，我們便只能看到一小片陰暗色的水和雪白的水沫。

我們在羅津——一個小小的港市，蘇聯海軍陸戰隊第一批登陸的地方停下車來。港內還停泊着幾艘被擊破了的日本船隻，港上建築也被打壞或被焚燒了。城市裏面，倒是看不到戰爭的痕跡了。我們沿着一座座潔淨的、灰色而愁悶的小房子駛過日本人區。這些日本人區，正確點說，這些獨立的山城鎮，到處都是一模一樣的。在滿洲我們所見的是這樣，在朝鮮也是如此。

我們到一個小飯館裏去吃午飯。飯館的門口用俄文寫着：「里吉亞·阿列克謝也夫娜·彼得洛娃」。里吉亞·阿列克謝也夫娜是一個上年紀的朝鮮女人，許多年以前曾在俄羅斯白爾米住過。在那裏她也是姓俄國姓，叫里吉亞·阿列克謝也夫娜。里吉亞底俄國話差不多都忘記了，現在還只記得幾

十個字，但是做俄國飯，她並沒有忘記。汽車夫領我們到她那裏去進午餐，因為汽車夫往往是什麼都知道的。

傍晚，我們來到了清津。這座城市，是建築在一條廣闊的山溝裏，城的上空高高地豎立着高大的工廠煙囪。這夜，我們宿在日本旅館裏。正確點說，這個旅館曾是日本人的。現在，它已歸城市人民委員會接管。旅館座落於尖峭的小山上，靠近海邊。在旅館前面的小廣場上，豎立着一座紀念塔，這是紀念在清津爭奪戰中犧牲的蘇軍烈士的。

早晨，我們去看望海軍人員。我們認識了蘇聯英雄伊萬諾夫·雅洛茨基上尉。他是第一個指揮海軍陸戰隊偵查並登陸清津的，而且在他所佔領的魚港區堅持陣地一天一夜。我們同雅洛茨基一起去到港口，弔望有名的八月戰場，這個戰場是自防波堤，一個以時速九十里駛來的水雷艇投錨的地方開始的。

我們在港頭上漫步多時，聽雅洛茨基給我們敘述戰鬥的情景。天下起雨來了，風吹起了黑色的浪頭，水拍打着石砌的防波堤，像白色牆壁一樣的泡沫碰在光滑的石頭上粉碎了。海岸上的場棚裏，擺着一堆一堆的魚。朝鮮的男人女人們在那裏選魚，唱着聲音拖長的歌曲。烏雲越來越低，終於把不高的山頭蓋住了。雨像黑色的帳幕一樣，掛在城市的上空。我們跑到棚下去避雨，在這裏，那位被我們時時刻刻帶在身邊的朝鮮翻譯又給我們講了兩個故事，來補充雅洛茨基給我們講的戰爭情形。

蘇聯的坦克隊來到了一個離清津不遠的山區，這裏的道路是很難通行的，橋樑也都是壞的。當地居民會盡一切力量去幫助坦克駕駛員。給他們指示道路，給他們領路，在那些需要提醒坦克駕駛員注意些什麼事項的地方佈置了崗哨。有一個朝鮮老頭子，曾在一座據農民意見經不起坦克重壓的橋頭站

了一天一夜。當坦克終於來到了的時候，那個站在橋頭的老頭子，即大聲呼喊，給他們作各種標幟，說明這裏是不能通行的。帶頭的坦克轉到一邊去，但並沒有停下來。坦克一直開到了河邊，老頭子看見坦克在那裏陷到水裏去。他絕望地急忙向村子跑去，想集合人民，用大家的力量把坦克從水裏拖出來。但回頭一看，那坦克已從水裏爬了出來，駛抵河的彼岸去了。

另一個故事是說，在很久很久以前，在一個窮僻的小山村裏，一個老農民身染重病。感到自己死期已近，即將其二十歲的兒子叫來，告訴他說：『你到山裏去爲我找些人參，生命根回來。去吧，不敢空手回來。』

兒子到山裏去了，但是他從來沒有看見過人參是什麼樣子，也不知道到什麼地方去找人參。於是兒子便走了，沒有回來。因爲他不能空手回來。所有的人都把他忘記了。不過，經過五十年以後，他在很遠的滿洲山地找到了他所要找的人參，他立刻便動身回到祖國來，這時他已是七十歲的老人了。他看見了自己那些受日本人壓迫的鄉親們。他本來想服用人參，使自己重新變爲年輕力壯的人，但隨後向自己發問道：『我要青春幹什麼呢？既然現在，甚至最年輕力壯的人都還不願意要青春的時候。』

不久，一個偉大的消息傳到鄉村裏來。說蘇軍要來幫助朝鮮人了。這個消息是在早晨傳開的，白天農民們便聽到了遠處傳來的大砲聲，傍晚，到山上去採野果的婦女們便拾回來了一個傷勢很重的蘇聯軍官。人們把軍官安置在一間很好的房子裏。兩個會護理病人的婦女，整夜地在受傷軍官的床前輪流看守。這一夜，鄉村裏的人誰都沒有睡覺。從滿洲歸來的那個孤獨的老頭子也沒有睡。

早晨，女人們說，一點希望都沒有了，蘇聯軍官要死了。誰都不知道如何挽回這種悲運。頓時，

從圍繞在房子周圍的人羣中走出來一個老頭子，他說他可以挽救這個蘇聯人。人們都相信這位老頭子的話，因為在這樣的時分，是誰都不敢說謊的。於是老頭子走到屋裏去，在屋裏待了整整一天一夜。第二天早晨，蘇聯軍官起床了。他完全好了，因為那老頭子把他化費了五十年時光所找到的生命根子給他吃了。

這就是在魚港，在日本海的海岸上，我們的翻譯員講給我們聽的故事。縱然這個故事，是一種傳說，但它却很好地說明了朝鮮人對於蘇軍和蘇聯人的關係。後來我們又得到了許多材料，可以使我們相信這一點。

威 興

許多人告訴我們說，清津——威興——平壤之間的道路被雨水沖壞了，山路也不通了。我們乘火車到了威興。火車穿過了幾十個山洞，火車頭的煙灰，厚厚的一層落在我們滿身。

但是，當我們從車窗望出去的時候，我們便忘記了一切行路的不便。從車窗裏望出去，是一片海，在高高的峻峭的海岸上，長着一排排矮小的捲髮似的松樹，和日本水彩畫裏面所畫的松樹完全一樣。那些松樹，枝葉招展，像一蓬蓬低得碰到海邊沙石上的傘一樣立在那裏。

這種景緻從我們眼前飛過，就像用舊了的電影片膠卷一樣，時斷時續地向後面飛奔着。火車爬出了山洞，就像閃光的銀幕一樣，又出現了浴着陽光的海，漁船上的帆篷，斷崖，沙石，優美的松林。夜間，我們抵達威興，在這裏我們停留了兩天。我們決定，如果天氣好，橋樑也完好而可通過的話，我們就乘汽車赴平壤。

白天，我們到蘇軍衛戍司令部去，用電話與鮮、蘇文化協會咸興分會聯絡。接電話的是鮮、蘇文化協會分會的副主席金禮仁。他俄國話說得很好。半點鐘後，我們便去造訪他了。在那裏，我們認識了協會的主席鄭律，他的俄國話，比金禮仁講得還好。鄭律是咸興省人民教育部副部長兼協會副主席。這兩個有文化有教養的人便是我們第一批所結識的朝鮮朋友了。與他們交談的時候，我們才頭一次瞭解朝鮮人民崇拜蘇聯文化的整個情形。他們兩人都對俄羅斯古典文學與現代蘇維埃文學有很好的研究。現在，金禮仁正在把普式庚的小說譯成朝鮮文。

我們沒有忙着去參觀咸興的名勝，因為我們知道，我們還要來這裏，停留一個較長的時期。我們到城裏走了走，那裏，看去好像是過節日的樣子。到處懸掛着許許多多朝鮮國旗，列寧像與斯大林像，和這些像片並列着還有一位年輕的朝鮮人的像片。我們知道，那就是北朝鮮人民委員會領袖——民族英雄，最受國內人民愛戴的金日成。

我們會和當地的文學家們共進午餐。其中最有名的是「朝鮮鄉村」詩集的作者韓植。他是詩人，又是批評家，又是宣傳蘇維埃作家作品的宣傳者。在我們到來的前幾天，他曾經作過一次關於高爾基創作活動的講演。這些講演給人們的印象很深，講過以後，許多人都在談論着它。

在午宴上，我們賞識了東方所十分喜愛的即興詩底藝術。詩人舉起一小杯朝鮮酒，念着他剛剛編好的詩來乾杯。鄭律把這些詩都給我們翻譯了出來，現摘引幾段在下面：

青年詩人俞根淳說：

暴力與壓迫的鎖鏈，
被歷史的風暴折斷了，

今天，我們

同自己的朋友開誠相見。

我們瞻望將來，

那裏是鮮花、美酒和幸福。

詩人王真歡說：

莫斯科——全世界的心臟，

莫斯科——世界藝術的心臟。

我們——年青的朝鮮文學的孩子們！

今天同你們，莫斯科的人們相會，

讓我們的友誼就像常青的竹筍一樣，

日甚一日地鞏固起來吧。

隨後韓炳天舉起青色的小酒杯說道：

我們皮膚的顏色雖各有不同，

但我們的思想却完全一樣。

我們的心，我們的靈魂，

在彼此相互致敬，

這就是無言的握手。

晚間，朋友們帶我們到劇院去聽民族歌劇『春香姑娘的故事』。這部歌劇是根據一個古老的民間傳說寫成的。早年加林·米海洛夫斯基曾將這一歌劇譯成俄文。在日本統治時代，該歌劇會橫遭檢查，其中凡描寫人民受壓迫，描寫封建官僚殘暴不合理的地方，均被無情地刪掉了。

他們告訴我們，劇團裏面只有一個職業演員。朝鮮解放後，在咸興已建立起一座國立劇院了。時常自平壤回到自己的故鄉——咸興的著名作家韓雪野，乃是這一劇院的組織者與鼓舞者。他把年青的音樂、戲劇愛好者都搜羅在一起，不到一年的功夫，這個劇院便博得了觀眾的稱頌，並獲得了良好的聲譽。演歌劇主要角色的女演員，在日本人統治時代，乃是在郵政局工作的。

劇院的大廳中，人擠得滿滿的。其中大多數是穿着民族服裝的婦女。人們告訴我們說，今天的劇是爲了那些響應人民委員會號召下鄉幫助農民參加田野工作的咸興居民演出的。人們都是免費看劇的。鄭律很快、很正確地把歌詞和對白給我們翻譯了出來。我們對『春香姑娘的故事』一劇，都非常感興趣，我們跟着全體觀眾一同高興。

『牛郎織女星』

雖然天氣很壞，下着雨，但我們仍決定乘汽車走。金禮仁因爲有公事，也決定與我們一同走。他穿着一件雨衣，手裏提着小手包到旅館來找我們。

——也許今天我們走不成，——他說，——今天是七月七日，雨會要下一整天的。

——爲什麼？——我們奇怪地問道。

——在朝鮮有這麼一個傳說，——金禮仁說，——叫做『牛郎織女星』。

——趁下雨的時候，讓我們來聽你講一講這個傳說吧！——我們說。於是金禮仁便開始講道：

『在銀河（朝鮮人把銀河叫作天河）的北端，住着一個勢力很大的國王，他有一個非常美麗的女兒。在銀河的南端，住着一個守寡的女王，她有一個非常英俊的兒子。一對年輕人在天空中相過了，他們一見傾心地互相發生了愛情。他們的父母都沒有阻撓他們結婚，——於是很快便舉行了結婚儀式。美女是這樣愛她的丈夫，甚至一天都不能離開他。她的父親已經整整一年不看見她了。多少次請她回去，她都置之不理。於是憤怒已極的國王便下令其軍隊，要他們在他女兒的丈夫睡覺時，把女兒搶回來。國王的命令照辦了。』

那美女作了父親的俘虜，被圈在父親的房子裏，她整天地哭泣，懷念自己心愛的丈夫。他們分別後過了整整一年。後來這對年青的夫婦都在夢中看見了一個打救他們的天使，並指定他們到銀河的中流去會面。他們到了指定的地點，但他們不能擁抱，也不能握手，因為他們被隔離在河的兩岸。原來彷彿是這樣的，美女的父親，因為一心要把年青的夫婦分開，他便藉助於神秘的力量，把自己的皇宮由銀河的東岸遷移到西岸去了。女王的皇宮和女王的兒子仍留在河的東岸。這樣，在被分開了的兩夫婦間，便橫隔起一道銀河。他們各站在銀河的一邊，痛心地哭泣。他們的眼淚，就像傾盆的大雨一樣落到了地面上。

七月七日是那對愛人會面的日子，他們每一年都在這一天相會，因此朝鮮人便稱之為一年之中必有雨的一天了！』

『龍頭』

金禮仁講完了這個傳說，雨還沒有停下來。我們決定還是要走。

我們走到咸興的郊外，在那裏看到一大片一大片的果木園。其實，很難把它們叫做果木園，認真說來，那只是連接在一起的果木場罷了。果木場的盡頭，是繞在大道兩旁的油綠色的稻田。綠色的色調，把空間完全征服了。田野、果木園、山崗——周圍一切都是綠色的。時或在山坡上，稀疏的樹木中間，有像蜂箱一樣垂直地安放在那裏的墓石在閃着白光。朝鮮人的墓場經常是設在很高的地方，爲着在河水暴漲時不致把墳墓冲掉。在種有高大樹木的路旁，有的地方豎立着小小的然而却十分美麗的寶塔。死去的人們，一被埋在這塊墳場裏，他們就在這裏永遠的安息了。

黃昏到來了，不久就是夜。我們遇到了一小羣農民，便把汽車停下來，金禮仁去同他們談話。農民們說，附近過河的一座橋樑被大水冲跑了。但在河邊上有一個村子，我們可以在那裏過夜。

十五分鐘以後，我們便到了那個鄉村。幸好金禮仁隨我們一起來了。當然每一個朝鮮鄉村的人們都很樂意幫助俄羅斯人，但要說明我們所需要的東西，那總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以後，當我們學會了幾十個朝鮮字的時候，沒有翻譯員的幫忙，我們也就能够講一些簡單的事物了。但現在我所知道的朝鮮話還只此『古巴波松尼德』（意思是『謝謝』）與『達姆別』（意思是『煙捲』）而已。

鄉村都已入睡了。只有一座高大的房屋裏面，還在燃着燈。金禮仁走到屋裏去。在房屋的前面，什麼地方有一條河流在潺潺的流着。我們知道，我們已是來到一道狹小的山谷中間了。藉着房屋裏的燈光，可以看見緊貼着陡峭的山坡還有幾間房子。雨在滴滴落落地敲打着我們的帆布車棚。

金禮仁回來告訴我們說：這個鄉村叫『龍頭』村。隨後他便帶我們到屋裏去。這是農村人民委員會的所在地。辦公室裏放着兩個桌子和椅子，因爲就是在最貧窮的朝鮮機關中，都不像在私人住宅中

那樣，讓人們坐在地上（草墊上）。牆上掛着斯大林與金日成的像片。一個守電話的朝鮮人，向我們發着歡迎的微笑。

幾分鐘以後，已經給我們擺上了雞蛋和乾魚。隨後汽車夫又帶了些吃的東西來，桌子上就擺得滿滿的了。

和我們一同吃晚飯的還有兩個朝鮮人。一個是在人民委員會值班的人，另一個是鄰居的農民。他也給我們帶來了魚和雞蛋。起初兩個朝鮮人都不肯吃飯，但仍然圍桌子坐下了，並且很快就變得非常快活起來。

我們問他們，把日本人趕跑以後，他們生活怎樣。在金禮仁還沒有給我們開始翻譯以前，我們就清楚地聽到了三個字：斯大林，莫斯科，金日成。一般的說，無論在此以前或以後，也無論在什麼地方，只要我們與朝鮮人進行這樣的談話，都可以聽到他們講這幾個字。

兩個朝鮮人說，由於有了新的制度，他們已經不再抱怨生活了。他們已經有了土地，雖然很少，但現在畢竟是屬於他們自己的了。從前所有的土地都操縱在地主手裏。就是我們在這裏用來吃晚飯的房子，也是屬於地主的。這間房子經常是沒有人住的，因為地主住在城市裏，或住在另外的，也有他們的土地的鄉村裏。

晚飯後，農民們給我們抱來幾床棉被，我們很好地睡了一夜。天剛黎明，我們便起床了。濃霧籠罩着山谷。周圍都是披有森林的多石的山巒。只有房子附近的一小塊土地上種的是土豆和玉蜀黍。有幾塊大的被雨水淋濕了的石頭躺在莊稼地裏。什麼地方有一棵向日葵開着黃花。南瓜、西瓜種在房頂上。